

菲律賓外交轉向的經緯與評估

羅石圃

一向堅守不與共產國家建交的菲律賓，竟于本年三月十日宣佈與羅、南兩國建交，同時馬可仕總統夫人及參院代表劉禮分訪俄、毛。一般都認為這是建交的前奏。何以促成菲國外交轉向？對莫斯科與北平的外交關係能否建立？讓俄、毛勢力介入，對菲律賓的利害安危如何？這都是值得探討評估的。

一 菲律賓不與共產國家往來政策的由來

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美國杜威上將在馬尼拉海灣擊敗了西班牙，八月十三日，美軍佔領馬尼拉，一八九九年一月，美總統麥金來指派第一屆菲律賓委員會，在許曼博士（Dr. J. G. Schurman）領導下，調查菲律賓現狀，以便決定對非政策——應否交給非人自治。此一委員會經過實地調查研究，在其四巨冊的報告書中，建議美國政府在菲設立佔領區政府。「因為菲對自治全無準備，一旦給予自治，他們的無能，較西班牙人猶有過之。」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艾格奈爾多將軍宣誓效忠美國政府，菲律賓革命從此終止。七月四日，塔虎脫被任為菲律賓民政政府首任總督，自此而後，美國在麥金來統統的「統治菲律賓，在培養菲人自治能力而逐步達成獨立自主」，及塔虎脫的「菲律賓是菲人的菲律賓」口號下而從事各項建設。

一九一六年，美國會通過瓊斯法案（The Jones Law），在書面上有條件承認予菲律賓以最後獨立。一九三四年三月廿四日，羅斯福總統批准泰定·麥克達非法案（Tydings-McDuffie Bill），籌備建立菲律賓協合國。翌年，協合國成立，奎松（Manuel Quezon）被選為首任總統。一九四六年，美國正式撤退在非主權，菲律賓已完全成為獨立主權的國家。（註一）

經過美國半世紀統治的菲律賓，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是脈絡相連。如非人通曉英語的人數有七、一五〇、〇〇〇人，比通曉菲律賓定為國語的泰加洛語七、一二六、九一三人的人數尤多（註二），即可概見一般

。何況美國給予菲律賓獨立，並非撒手不管，如針對菲政府戰後復興的困難，美國會花費十二億五千萬美元，為菲島從事復興工作，並另以十億美元，作為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的復興工作用途。他如非貨輪美的關稅優惠，亦未因獨立而取消（註三）。所以菲律賓的歷任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無不以增進美菲關係為目標。

美國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着眼于聯合盟邦圍堵共產集團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當一九五四年日内瓦會議閉幕後，由美國發動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即於是年九月八日在馬尼拉締結。一九六五年，美國出兵為越南協防，菲律賓亦首先派兵入越，這都顯示美菲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且以防堵紅流侵入東南亞為首要目標。菲律賓不與共產國家往來，固然是為了非共叛亂方張，不敢引狼入室，也正是配合華府對東南亞的防共政策。

二 與蘇俄建交的醞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日，菲總統馬可仕在馬尼拉記者俱樂部講演稱：「美國新政府將採取重歐輕亞政策，亞洲各國人民為自存起見，勢須被迫與中國建立共存關係（註四）：。」這是菲律賓當政者公開指摘美國外交政策的開始，也是從首次競選一直到就職以來都是以加強美菲關係自任的馬可仕，首次表示在外交路線上將與華府分道揚鑣。一九六九年適值菲律賓大選，馬可仕在競選連任的過程中，一再表示將採取獨立外交路線，謀求與蘇俄、中共及其他共產國家建交。為證實他的外交左轉並非空言，于蘇俄文化代表團訪菲並予以親自接見後，菲方的貿易代表團也應邀訪問莫斯科及東歐國家。

一九七〇年，馬可仕就任非國史無前例的連選連任總統，一般都認為他與共產國家建交已如箭在弦，勢不能已，但在他連任後的首次「外交政策委員會」所決定的，是：

(一) 非律賓的情勢，已不容許長期追隨西方的外交，必須在不觸怒美國的範圍內，採取外交自主的立場；

(二) 將與蘇俄及東歐國家建立貿易商務關係，再進而建立文化關係；

(三) 非應退出越戰，以節省國庫支出；

(四) 進一步限制非人出國旅遊及非必需品的輸入，以節省外匯支出。(註五)

此次會議，是在非律賓民族主義者不斷掀起反美狂潮，並熱烈要求外交自主，與共產國家迅速建立邦交的壓力下舉行；加上當時經濟情況極端惡劣——外匯存儲空虛，坡索兌換率直線下瀉。決議案所稱，不容追隨西方外交的情勢，自然是指遭受國內經濟困窘與反美的政策壓力而言，以致不得不由右而左右兼顧，但限定在不觸怒美國的範圍內，及祇許與蘇俄及東歐國家建立有限的商業文化關係，加上(三)(四)兩項均着眼於節省外匯開支，可見其對外政策的修改，為挽救經濟危機，比緩和政治壓力更加重視，對保持非美傳統關係，尤為珍惜。

馬可仕連任後的第一年——一九七〇年，非律賓與蘇俄及東歐國家無論貿易商務及文化關係並無多大開展，其間雖有蘇俄商船進入馬尼拉港灣運去菲國農產品，但蘇俄及東歐各國產品在非律賓市場上並不常見，惟在新德里與紐約聯合國大廈非俄外交人員的接觸則與日俱增，以致雙方建交的消息亦不斷傳出。很顯然，莫斯科對非貿易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所以不積極向非推銷產品以平衡輸出入額，固然是由於其產品品質不高，加上美貨在菲有關稅的互惠，使俄國及東歐各國的產品無法與之競爭，但有意讓非方由於與莫斯科集團貿易而獲得大量入超，以作為建交的鉤餌，可能是它的主要企圖。

(一) 本年首次閣議，已討論與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建交問題，但並不包括中共及北韓；

(二) 菲俄建交，閣議已原則通過，惟須等候全國外交政策委員會作最後裁決；

(三) 菲俄建交後，將有助于非共活動復熾，惟時代已變，國人對共產主義既與廿年前大不相同，故在對付方式上亦須有所變更；

(四) 非律賓的經濟，已有復興跡象；

(五) 菲俄建交，祇是時間問題。(註六)

至元月九日，非外交部官員又向記者透露：非俄建交一案，經閣議通過後，雖須提交外交政策委員會覆議，相信該會在討論時雖有阻力，但將仍可獲得大多數支持通過。因為案中所提出對俄建交理由，為蘇俄願于建交後，提供年息低至二厘半的貸款，較美國一向對菲貸款年息減低了一厘。(註七) 外交部官員的透露，無異替馬氏宣佈閣議決定與俄建交一案作註腳。其根本因素，在謀求向莫斯科以建交換取低利貸款而從事經建，俾解決國內的經濟危機與失業問題。

三 外交左轉姿態的用意

不知是由於外交政策委員會沒有通過菲俄建交案，還是自由集團國家不願非律賓因經濟窘迫而開門揖盜？以致非俄建交案，雖經去年元月非閣議通過後迄未實現，不過去年非律賓的糧荒，則是美、日、中、泰等友邦共同設法給予解決的。據去年三月間泰國經濟部透露：日本將向泰國購買卅萬噸白米援助非國，華府亦向非政府表示，將循四八〇援外法案購糧援非(註八)，接着中華民國財政部長李國鼎亦代表政府與非簽訂貸予白米五萬噸的協定(註九)。至于協助非方展開經建工作，由我石油公司已于去年在非從事石油開採(註十)，相信美、日各有關國家亦不肯後人。

蘇俄對拉攏非律賓建交的企圖是斷不會知難而退的，它乘美國有意撤出東南亞的空隙，已經使星、馬和它建交，對原有邦交的泰國、印尼、緬甸、寮國，更多方遷就，使本來冷淡的關係而日益親暱，且不惜開罪河內保有在金邊的外交關係，祇剩非律賓一隅尚沒有讓其勢力伸入，這無論從莫斯科的海上霸權或其倡導的集體安全組織着眼，都不能不認為是極大的缺憾。何況非律賓共產黨自三年前開始分裂以來，親毛派已後來居上，更促成它不得不尋求與非建交，俾藉外交特權而與北平爭奪菲共。(註十一)

亦含有藉蘇俄以脅制美國抵制中共的成份。就菲美關係而言，尼克森在訪菲時，已明白表示雙方將結束父子關係而變為友邦，且逐漸放棄美軍海外基地，亦已成為華府的既定政策。收回美軍在菲的海空軍基地，擺脫美國對菲勢力，雖然這些都是菲律賓民族主義者的一致呼聲，且在每次示威暴亂中都成為羣衆高呼的口號；可是美國勢力一旦真的撤退，將使菲律賓因此所形成的困難問題，實非本身所能解決。例如一九六八年九月，臨近美軍克拉克基地的安磯市，由於親菲共的議員提出了「禁止美軍午夜進入市區案」，經議會送給市府執行後，基地司令立即下令禁止官兵午夜外出。不料該市因此形成死市，百業蕭條，尤其是娛樂業的從業人員，頓感生活無着；市府也沒有稅收來源，以致市長不得不自動取消禁令（註十二）。他如當年駐菲美軍減少三萬人，而非籍僱員及經營為美軍服務業者的員工亦有萬人以上失業，即不難想見美軍一旦撤出後菲方面臨問題的複雜。

菲方對美國在菲的軍事基地與非美貿易協定，即羅勃爾——藍格利協定（Laurel—Langley Agreement），一方面在激烈要求收回與終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讓這些關係繼續維持。如果美軍一旦撤出這些基地，在經濟與防務上既都無法填補；而貿易協定的終止，帶給菲方的困難尤多。例如菲島輸出主要產品的食糖，便是根據這項協定而獲得美國的津貼與配額，每磅可以得到比世界市場水平高出四至九分的價錢。由於這種刺激，所以能使非律賓食糖的生產量，由一九五六年的八八九、〇三六公噸，增產到一九六八年的一、〇二〇、八九三公噸；若失去了美國的津貼市場，則菲律賓的所有糖廠，便會在一夜之間變成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負債，其他的產品，亦將同樣受到影響。（註十三）

美軍在菲基地與非美貿易協定，都將於一九七四年終止，美國不能放棄菲律賓和非律賓不能失去美國駐軍與美國市場有同樣的需要；可是菲方是有條件的，企圖在基地方面獲得一筆鉅大的租金，在貿易方面能對菲方更有利益。如何迫使華府對菲讓步？引處心積慮企圖代替美國在菲地位的蘇俄進入菲島，自然是華府所最顧忌的，這便是馬可仕透露在他任滿前必將建立非俄外交關係的用心。他的任期屆滿，也正是菲美將續訂基地與貿易協定的時期。

四 來自俄毛的兩線笑臉攻勢

菲律賓外交轉向的經緯與評估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底，菲俄建交雖未實現，但莫斯科與馬尼拉之間的冠蓋往來則日益頻繁。菲律賓總統府文官長阿烈特羅·梅爾佐曾應邀訪問莫斯科一週，返菲後極力主張菲俄建立貿易外交，一面藉此走上獨立外交路線；一面擺脫與美國貿易上的特殊聯繫，使菲律賓不再為美國的外交貿易政策而服務（註十四）。接着蘇俄派遣了一位攻習非語的學生進入菲律賓大學深造。俄共主席團的女團員瓦烈蒂納·魯波日多娃及尼古拉·查哥洛夫教授兩人所組成的親善代表團亦蒞菲訪問。此後蘇俄的記者、職工會代表及遊客都接踵而至。去年秋間，蘇俄最高蘇維埃成員——議會祕書長兼蘇俄「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瓦里米·阿特來雪夫，亦蒞菲訪問（註十五）。想見蘇俄爭取菲律賓和它貿易建交的殷切。

菲律賓由馬可仕總統與國會領袖委派的官方三人代表團，亦于去秋抵達莫斯科，並舉行了一項以發展菲俄外交經濟關係為主題的會議，根據菲官方研究機構的揭示：認為與蘇俄集團國家發展貿易關係對菲是有利的。以致菲國工商界都在廣泛討論向蘇俄輸入製造工廠的設備、機械和技術，以交換非律賓的木材、烟草、椰產品及其他工業製品等，同時也準備向蘇俄及東歐國家輸入固定的大批資金設備，特別是石油和礦藏勘測、開採的機械，運輸工具以及其他化學產品（註十六）。這又顯示非律賓企圖與蘇俄及東歐國家貿易建交，並非是向美國及自由盟邦作態，而蘇俄對菲的爭取，亦斷不因自由盟邦援助其渡過危難而罷手。

當然，對蘇俄勢力伸入菲島，比美國及自由盟邦感到威脅更大的是中共，所以北平從前年開始，也不斷對菲展開笑臉攻勢。自一九七〇年年底捐款救濟馬尼拉水災後，四月一日又毫無條件釋放了被騎劫的菲航客機。四月下旬，中共即向菲商會發出參加廣州春季交易會的邀請書，邀其組成五十人的代表團進入大陸（註十七）。菲政府由於當時美國已派乒乓球隊訪問北平，美、毛關係既有解凍跡象，對菲商參加廣州交易會自不便阻止，所以這一龐大的代表團也就順利成立。該團在穗時，中共方面表示願購菲律賓椰油，到達北平後，周恩來又熱烈接待他們，說明正殷切地期望與菲建交。他一面聲明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並未解凍；一面指出菲律賓國慶日由與美國獨立紀念同一日而改為另一天，實值得恭賀（註十八）。其含意所在，顯然是認為菲商代表團得以成行，乃由於菲政府意識到美毛關係即將解凍，其實菲方根本不應

該對華府馬首是瞻。

由受邀訪問大陸的非商團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訪問過莫斯科與東歐國家的非商領袖，且是出于它指名的邀請，想見中共是針對蘇俄亦以貿易勾引菲人入彀，但並無若何成就。雖其後北平願以半賣半送的價格出售白米予菲，再遷就菲方不能付出現款，願購回菲方等值的椰油，亦未促使貿易成交（註十九）。不過從去年起，菲方訪問大陸的團體激增。由于菲政府早已規定國民訪問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先經外部核准，所以菲人的紛紛進入大陸，亦即表示馬尼拉政府對其國民與中國大陸的往來限制已經放寬。

去年一年，菲律賓在莫斯科與北平雙方的笑臉攻勢下，其對外政策是十分淆惑聽聞的。以往雖一再表示外交路線將趨左轉，但顯然祇圖與蘇俄集團建立關係，無意與北韓及中共搭線。但終于經不住北平誘引，從去年非商參加廣州交易會以後，馬尼拉對毛、俄雙方的往來，幾乎是同等的頻繁，這顯然是受到了尼克森宣佈將訪北平的影響。正如馬可仕所指出的：台灣距非律賓巴丹尼斯省北端僅九十二哩，如美軍在台灣撤退，菲律賓自不能不設法因應此項新的情勢（註廿）。不過去年十一月間非國外交政策委員會，既僅止決定與東歐國家建立外交貿易關係，今年一月再召開外策與安全聯席會議，所決定的，仍是與羅南兩國建交，對應否與中共通商一案？已被擱置而未予討論（註廿一）。可見菲律賓的外交轉向，並無意與北平往來。

五 對北平在作為與蘇俄談判的陪襯

本年一月廿四日，馬可仕總統向國會發表咨文，指出今日已進入多邊聯繫的時代，非律賓自不能不與共產國家發生至少貿易方面的關係，尤其須與中共及蘇俄友好，並保證他本人將為達成與莫斯科及北平建立關係而努力（註廿二）。雖然他對外交轉向的言論並不自此次國情咨文始，但接着在二月間，即有其內弟羅慕爾德茲——雷伊泰省省長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訪問北平（註廿三），三月間，又有參議員劉禮代表國會進入大陸訪問（註廿四），同時馬可仕夫人亦應邀到達莫斯科（註廿五），又適于此時，宣佈與羅、南兩國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以致一般都認為馬可仕國情咨文中所稱的與共產國家建立關係，既非空言，亦非單以蘇俄集團為目標，將對莫斯科與北

平同時發展同等的關係。

不過我們應該瞭解馬可仕發表國情咨文時，正值羣衆暴亂以國會為攻擊目標，使維護國會大廈安全的軍警都不得不穿上防彈衣，他本人和出席的國會議員亦置身于裝有避彈玻璃的會議廳中。這些以民族主義口號為掩體的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正是形成他外交左轉的主要壓力，而這些菲共，又是以親毛派為主力軍。如果大家不否認菲政府主張外交轉向，是具有緩和內部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的作用，則馬可仕在提到與蘇俄建立關係時，便不能不將中共相提並論。雖明知中共無力幫助非律賓解決經濟難題，他亦不敢斷然在他與莫斯科進行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拒北平于千里之外。這是他不得不以中共為陪襯的苦衷。

非總統府文官長梅爾佐于前年訪俄回國後的報告中，曾經指出非俄建交，在克宮的殷切期待下，必可滿足菲方意願，但建議非政府須于非俄從建交談判以至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即不斷展開與中共試探性的會談，以便對付蘇俄企圖中立東南亞——尤其企圖玩弄馬來西亞抗菲把戲的最好行動（註廿六）。這又顯示馬可仕與蘇俄進行建交談判不得不將中共相提並論的另一原因。何況從他發表國情咨文以至派其內弟羅慕爾德茲訪問北平期間，正在尼克森訪問之前。這些言行，在對華府而言，含有警告作用——表示美國如果對中共讓步而放棄對台灣的協防，中共的勢力立即會伸入美國在太平洋最後的門戶非律賓。

馬可仕在今年內閣成立研究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專案小組時，曾經訓示他們須以非律賓主權、國家安全與尊嚴作為研究的指標（註廿七）。當然，非律賓對外有完全自主的主權，不跟從美國一步一趨，便是自主主權的表示，然而北平不斷攻擊馬可仕政府是美國的「僕從集團」，「傀儡政權」，國家的尊嚴早被抹煞殆盡，又安能和它建立友好關係。再從國家安全的觀點來說：非共自成立以來，一直是聽命于「中共非律賓僑委會政治局」，華共負責政治、宣傳、情報、交通及經濟的籌集，非共負責武裝叛亂。其作戰指揮，是每夜收聽來自北平的廣播指示。自三年前非共分裂，由親毛派所掌握的「新人民軍」，早已佔壓倒的優勢，而其所恃以訓練幹部的「史太林」大學教官，又都是由北平派遣而來（註廿八）。如果讓中共在馬尼拉設有使領館或商務機關，便無異讓北平得到就近指揮非共叛亂顛覆的據點，正是引狼入室。

六 北平的對菲策略

中共是否了解馬可仕派遣代表赴平向它試探，祇是借它作為與蘇俄談判的陪襯？從它拒絕馬可仕夫人于訪俄之後再訪北平（註廿九），已說明它對此洞若觀火，不過這並非表示它已放棄了籠絡菲律賓的企圖。從周恩來親自接見馬可仕的內弟，並宣稱中共將不再以財物或在道義上支持任何企圖破壞菲律賓秩序的團體——包括華僑團體在內，同時說明共產主義並不輸出。在兩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透露：中共目前須全力應付其他方面更重要的問題，因此與菲律賓及東南亞國家建交問題，祇有展緩再議（註卅）。

然而周某所稱中共目前須全力應付的重要問題何在？馬尼拉星期時報在報導上述新聞時，引權威方面的觀察，認為蘇俄藉印支戰爭與和談兩面利用所造成的對大陸包圍形勢，正是中共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果然如此，則北平籠絡東南亞國家和它貿易建交，藉以排除蘇俄在此一地區對它的包圍，正是它解決周某所謂重大問題的重要策略，又安能對菲律賓的總統特使表示暫緩討論建交？我們祇要從周恩來所保證的北平不再支援非共顛覆叛亂，不輸出共產主義，正是尼周會談公報中北平所強調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且為東南亞各國對中共所一致祈求的，顯見他所指的重要問題，是當時正在密鑼緊鼓準備的接待尼克森到訪，俾在會談中，使美國幫助它與東南亞國家改善關係。

中共深悉重彈和平共處舊調，無法使東南亞各國相信它不再輸出戰爭，除非它確實放棄對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但它一經放棄各國迷信武鬥的共黨，勢必為蘇俄所攫奪，使它贏得了各國政府的友誼，即失去了苦心培持的爪牙，反而形成了心腹之患，比蘇俄對它在鐵幕外所建立的包圍線，其威脅更大。如何使它在不失去各國堅持武鬥路線共黨的情況下，又可贏得與各國政府的友誼？中共的腹案，在由美國表示接受其和平五原則後，使各國共黨藉其潛伏滲透份子，鼓動與北平貿易建交的狂潮，迫使各國政府不得不和它改善關係，這說明北平今後對東南亞各國關係的拉攏，在捨官方而着重于民間。美國表示接受它的和平五原則，便是各國共黨發動羣衆迫使政府與它建立關係的藉口，也就是中共一面拒絕馬可仕夫人訪平，一面又以「人民外交」

學會」出席，邀請菲律賓參議院代表訪問，且極力予以熱烈歡迎接待的原因。菲律賓參議院派遣劉禮參議員訪問大陸的目的為何？由他過香港時向記者宣稱：參院給予的任務是：「搜集必需資料，以便打開對大陸貿易、文化與科學方面的關係。」（註卅一）當然，在菲律賓政府讓他于馬可仕夫人訪俄的同時進入北平，自然含有對內安撫親毛派，對外迫使克宮更遷就菲律賓意願的用心，所以劉禮到達北平，祇是作態與試探而已。到他以電報告知馬尼拉指出「菲、毛建立交誼之希望頗濃」，馬可仕既聲明劉禮「並不亦不能代表菲政府發言」，參院議長亦宣佈他從未獲參院授權訪問北平，亦不能代表參院發言與邀請中共任何人訪菲。」（註卅二）

七 與蘇俄建交談判內容的蠡測

馬可仕夫人訪俄與劉禮訪平，在身份上已大不相同，在菲、俄雙方的目的，均非着眼于姿態的表演，且在談判的實質上亦早有安排。兩年以前，菲國會議員代表團訪俄，克宮官員即表示：（一）由於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經濟援助，可以透過民間進行；（二）至于軍事援助，則須兩國政府建交後方可談商；（三）經援的主要項目，將以經援或貸款、投資方式，從事石油探測、開採，設立煉油廠為主。貸款可分十五年償還，年息百分之二（註卅三）。

至去年一月間，菲政府透露：蘇俄已允許于菲俄建交後即給予鉅額的貸款，年息減低為二厘半，這表示馬可仕夫人在莫斯科所談判，必將繼續商談貸款的條件，以及蘇俄集團可能輸非的資本與技術，俾在菲開採礦藏以設立工廠。因為菲律賓所面臨的失業問題十分嚴重，每十人之中，祇有三人獲得工作機會，如何興辦事業以安置失業人員，使國民不致于因流浪無依而被菲共所裹脅。此可能是去年元月馬可仕宣佈將與蘇俄建交時所謂的對付共黨新方法，亦即從繁榮中求得安定的治本政策。這些都將是馬可仕夫人與莫斯科當局所談判的重要問題。

克宮官員表示可給予菲方的軍援，雖然在兩年前使菲議員訪俄團認為不感興趣，但今已時移勢轉，馬可仕既宣稱非將改變國防形態——由與友邦訂結多邊防衛聯盟改為單獨防衛，且已于三月初派其國防部長訪美，要求給予軍

援，俾使菲律賓五年國防計劃得以逐步實施（註卅五），可見菲律賓對蘇俄主動要求給菲軍援，亦必表示十分歡迎而願談判交換條件。蘇俄對菲的要求，在獲得商船的加油站，據馬尼拉方面透露：菲方將以其北部允良州面臨中國海的聖賓蘭都港作爲蘇俄商船停泊的港灣，此外是蘇俄國家航空公司，獲得在菲經營的權利（註卅六）。可見菲俄建交的談判，已由馬可仕夫人訪俄而漸見端倪。

八 結論

我們不能否定菲俄建交談判沒有向華府作態的成份存在，因此雙方是否能在短期內宣佈建交？其關鍵仍在美國。如果華府認爲臥榻之側不能容許他

人契入，決然爲其舊殖民地解決主要的困難問題，蘇俄對菲律賓的多年籠絡，仍然有落空的可能。縱使馬可仕爲民族主義者的壓力所迫，加上爲實現他挾蘇俄以迫使美國在續訂基地與貿易協定時讓步的企圖，不能不與俄建交，倘使在莫斯科所願意給予援助的都能向華府所取得，菲方自不至於飢不擇食，縱馬尼拉有蘇俄使館，亦不會發生多大作用。我們認爲華府將不會輕易放棄和其有血肉關係的菲律賓。

從馬可仕譴責尼克森訪平有助于東南亞各國共黨叛亂，再從聲明斷不會以與台北的舊誼換取北平的新交，顯示他無意與中共發生關係。如果他認爲引入蘇俄的勢力，可以壓制親毛派非共武裝的猖獗，則可能是引虎拒狼。因爲蘇俄支持各國共黨奪權的目標，與北平並無一致，祇是手段上的分別而已。一旦菲共真能放下武裝而從事議會奪權，菲律賓的政治與社會未必會比現在安定。飛機場的被縱火，反對黨集會的炸彈案，以及歷次示威的暴亂，都是菲共放下武裝後仍可實施的。軍警面對着數以萬計的羣衆學生暴亂，未必會感到比圍剿武裝共黨輕鬆。這些都將是與蘇俄建交的後果，想非政府必能有所抉擇。

註：(一)「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

註：(二)「東南亞雙週刊」，一九六九、八、卅一，黃仁美著。

註：(三)一九六八、十一、廿，泛亞社馬尼拉電。

註：(四)一九七〇、九、十五，星島日報。

註：(五)本年二、十九，泛亞社馬尼拉電，引述馬尼拉時報統計。

註：(六)本年三、四，南洋商報。

註：(七)一本年三、十八，星島日報。

註：(八)一九七一、一、八，華僑日報。

註：(九)一九七一、一、十，星島日報。

註：(十)一九七一、四、十三，中央社特稿，華僑日報載。

註：(十一)參閱「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十四期」，拙著「中共輸入菲律賓的標準毛式戰爭」。

註：(十二)一九六八、十二、卅一、九、一、二日，華盛頓明星報連載DON ALD KIRK所撰「虎克黨爲患菲律賓」。
註：(十三)DEPTH社JUAN L.MERCADO作，一九七〇、一、十八，南洋商報譯載。

註：(十四)一九七一、十二、十九，南洋商報。

註：(十五)一九七一、九、十七，南洋商報，「菲律賓在蛻變中」，峯譯。

註：(十六)一九七一、四、廿七，星島日報。

註：(十七)一九七一、五、十，泛亞社馬尼拉電。

註：(十八)一九七一、七、廿九，泛亞社馬尼拉電，引菲農長談話。

註：(十九)一本年三、三，法新社馬尼拉電。

註：(二十)一本年一、十二，泛亞社馬尼拉電。

註：(二十一)一本年一、廿五，星島日報。

註：(二十二)一本年二、廿一，法新社馬尼拉電，廿日出版的英文馬尼拉星期時報。

註：(二十四)一本年三、十二，香港合衆社電。

註：(二十五)一本年三、十三，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二十六)一本年三、三，星島日報。

註：(二十七)一本年三、一，法新社北平電。

註：(二十八)一本年三、十八，華僑日報。